

釋 箬

林 澧

信陽長臺關楚墓竹簡原編號 208 號簡文：“□人之器：一鈔箬，牽綿之純。……”商承祚先生在《信陽出土戰國竹簡基本》中將箬釋為箬。高明《古文字類編》從之，並引《集韻》箬同箬，認為即《說文》所收之箬。按同墓竹簡君字屢見，均作君（如 1.111 號簡）、君（如 1.152 號簡）。以箬為從君，顯然有誤。

《說文》：“磬，樂石也。從石，磬象縣虞之形，受擊之也。……𠩺，古文從𠩺。”則𠩺之為古文石字，不言自明。又，《說文·水部》：“𠩺，履石渡水也。從水從石。詩曰：深則𠩺。𠩺或從厲。”按今本《詩經·匏有苦葉》作“深則厲”。東周子仲匡（三代 17·39·2）“厲孟姬”之厲字作𠩺。字中之𠩺，石也。從石從止，正與《說文》“履石”之說合。《汗簡》以𠩺為礪之古文，云“見《說文》”（按今本《說文》無礪字，礪當即𠩺或體瀉之誤），當有所本，非向壁虛造。又，庶字本從石從火，于省吾、陳世輝兩位先生合著《釋庶》一文（見《考古》1959 年第 10 期），論之甚詳。東周時，者汜鐘庶字作庶，蔡侯鐘庶字作庶（參見《金文編》9·15）。東周文字中𠩺每作𠩺，則𠩺之作𠩺，猶石之作𠩺。因此，信陽竹簡所見箬字之為從竹從石，可以無疑。

《說文》：“席，籍也。禮，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。從巾庶省。𠩺，古文席從石省。”徐弦以為“席以待賓客之禮，賓客非一人，故從庶。”純屬望文生義，牽強附會。近時隨縣曾侯墓出土竹簡有箬字，從竹。𠩺顯係𠩺之省；𠩺即因，象席形，由毛公鼎弼字作𠩺而番生殷弼字作𠩺可證。故曾侯墓竹簡之箬字，僅較《說文》席之古文𠩺多加一竹符。箬即席，又反證《說文》“古文席從石省”之說確有根據。而席字《說文》正篆作𠩺者，上部之𠩺，乃由東周時代作𠩺形之石訛變而成，與庶字同。石、席古韻同在鐸部，且均為齒音字，席之從石，乃以石為聲符。庶字古韻在魚部，與鐸部陰入對轉，亦以石為聲符。許慎已不知庶字古本從石，僅據𠩺、𠩺上部篆形相同而云席從“庶省”。實於𠩺字不必言“從巾庶省”，逕謂“從巾石聲”可也。曾侯墓竹簡另有𠩺字，從巾從石（按，曾侯墓竹簡文字巾作巾，如常字作𠩺，可為明證），正小篆𠩺字從巾所本。

據以上分析，既已知席字之以石為聲符，又知席之異體有作箬者，則信陽竹簡之箬，當是席字之另一種異體，其言“牽，綿（帛）之純”，正與《說文》謂席有“純飾”合。原編號 219 號簡“裊箬”連舉，亦箬即席字之有力佐證。推測席字作為形聲字，當先由席形之因加注聲符“石”，然因席為竹編，故可從竹；與巾同類，故可從巾。最後從巾從石的席字流行，而其他諸異體便被淘汰了。

至於“鈔席”為何種席，仍存以待考。